

鹿哨

地方版文集

4572
31=2

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亲 人.....	(1)
鹿 哨.....	(26)
秘 密.....	(45)
赫哲孩子护鱼记.....	(62)
日 历.....	(81)
“小皮球”和“打刀大王”	(101)

亲 人

我是为了一封信，去找赤脚医生古尔玛的。

从旗邮局出来，我骑着马儿，沿着每天走熟了的山路，向太阳山区走去。

我是个邮递员，成年累月，寒来暑往，总是在大山里跑。鄂伦春人的每一个集居地，都装在我的脑海中。

穿过熙熙攘攘的市镇，走过长满白杨的街道，每当我看见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看见刚刚散场，涌出电影院的人流，听见学校里传出来琅琅的读书声，看见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们，举着火红的队旗，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时候，我的心总是不能平静。

鄂伦春，是山顶上的人的意思。他们世代代居住在大兴安岭的高山密林之中，过着极其原始的狩猎生活，由于旧社会残酷的民族压迫，鄂伦春人濒于灭绝种族的地步。刚解放时，他们仅剩下二千人左右。共

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把鄂伦春人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了。

过去，鄂伦春人没有房屋，住在极端简陋的“仙人柱”里，灾难和疾病经常侵袭他们。现在，国家给鄂伦春人盖起了一座座土木新房，建起了一个个集居地，建立了自治旗，他们的生活，有如旭日东升！

这封信既没有地址，也没有门牌号码，只写着古尔玛收。我询问过好几个人，因为鄂伦春姑娘叫古尔玛这名字的太多了。

信封传来传去已经破了，当古尔玛接过信时，一张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汉族女医生。

“刘芳姐！是刘芳姐呀！”古尔玛的手抖动着，那长长的睫毛下，闪着晶莹的泪珠，“大叔，你送来一个好消息呀，太感谢你了！”

房门开了，甲金老爷爷穿着镶着金边的长袍走出来：“谁来的信？是巴夏吗？”

古尔玛把照片递给老人：“爷爷，您看！”

“啊！刘芳，我的亲人哪！快念念，她信里说了些什么？”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古尔玛一边读着信，一边笑着，她兴奋得象三月

里太阳山上的桃花：“爷爷，准备迎接亲人吧，刘芳姐要到咱这儿落户来了！”

“好啊！毛主席关怀咱鄂家，又把刘芳派回来了！”

我扣好邮包，准备上路了。但是，甲金老爷爷一把抓住了我：“快请屋里坐，让我敬你一杯奶茶吧！”

盛情是难以推却的，好在我的邮件已送完，他们的欢乐感情感染了我，我更想听听关于刘芳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

嫩江的波浪翻滚着，汹涌澎湃，两岸的沙滩全被淹没了。乳白色的烟雾，裹绕在太阳山上，远山近水一片朦胧。

甲金老人身背猎枪，从“仙人柱”里走出来，背囊中装满了干粮，看样子，他是要出一趟远门的。猎人在山里转，十天半月不回来，是常有的事。

“古尔玛！好好照顾弟弟！”老猎人对刚满十三岁的孙女说，“该给巴夏买一匹马啦！猎人没有马是不行的！”

古尔玛天真的歪着脖子，摇着一双小辫说：“爷爷！你说过几次啦！”

“唉！鄂家的风俗，添一个男孩，就要买一匹

马，可是小巴夏都八岁了……！”

甲金老人走上门前的山岗，再次回头看看自己的“仙人柱”，那里有一股袅袅的炊烟升起，古尔玛是个好孩子，她会照顾好巴夏的，于是老猎人放心地走了。

在高高耸起的河岸上，一条崎岖的羊肠小路通向远方，甲金老人向太阳山走去。

突然，山谷里传来一阵阵“哒哒”的马蹄声，沉闷而单调的声音愈来愈近了，老猎人皱起了双眉。甲金住的偏僻山沟，只有老朋友布莱知道，可他出山去两三年了，有谁会到这儿来呢？他把身子往后退了退，躲到一丛生着硬刺的野梅后边。

一匹白马上，骑着个年轻的汉族姑娘，身穿朴实的蓝制服，腰束皮带，肩上斜挎着个黄牛皮包，上边划着个奇怪的红色“十”字，马缓缓地走着，姑娘把手遮在眼前，贪婪地望着群山的景色。

“是个汉族姑娘！”甲金立刻就认出来了，“她到这边远的大山里干什么？”

显然，姑娘并没有发现鄂伦春老猎人，白马已经擦着野梅，走过了。

这一刹间，甲金立刻意识到，这个汉族姑娘会一直走到自己的“仙人柱”去的，古尔玛和小巴夏会怎

么样呢？看样子这个姑娘不象个坏人，可谁知道她骨头里藏着什么呢？

甲金老人冲出树丛，迎着马头站住了，马儿一惊，几乎把姑娘摔了下来。

“您好啊！鄂伦春的老爷爷！”姑娘惊喜地跳下马来，“总算找到人家了！”

“你是什么人？”老猎人粗暴地说。

“老爷爷，我是毛主席派到鄂伦春族的医疗组成员，请您告诉我，人家住在哪里？”姑娘自我介绍说。

甲金老爷爷捋着花白胡子，目光炯炯，他怀有戒心地说：“这儿是荒山野岭，没有人家！”

“您住在什么地方？”姑娘又问。

老猎人故意把手指向一条山羊走过的小路说：“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

姑娘谢过了老猎人，向猎人指点的方向走去了。

甲金老人站了许久，等姑娘的身影消失在迷茫的山峦中之后，才缓缓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很不好，一只狍子从眼前跑过，他连枪都没摸。

在老人的心中，汉人都是很坏很坏的人。是呀！他的一生，全住在大山中，只有很少的几次接触过汉人，可每一次都吃了大亏。商人李跛子用少得可怜的

盐粒，苦涩发霉了的烟叶，潮湿不发火的弹药，换走了多少皮毛，骗走了多少鄂伦春猎人的血汗呀！

还有那个给日本鬼子搜山带路的任二保，在呼玛镇捉走了他的儿子百司古浪，说是什么叛民，在镇外砍了头……。

逼得甲金老人，领着一家人躲进深山密林，可古尔玛的妈妈生了小巴戛没多久，就病死了。

多少辛酸的往事，涌上老人的心头，眼泪顺着老人久经风霜，刻满了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

甲金老人整整活了六十岁，安安分分地住在太阳山下。他心地善良，性格淳朴，他一生中没遇到一个好汉人，他吃尽了苦头，他恨汉人，可他哪里会知道，汉人中也同样有他的骨肉兄弟，同样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而那些汉奸，唯利是图的商人，只是极少数民族的败类。

猎人的心是善良的，走着，走着，甲金老人有些后悔了。怎么可以欺骗一个姑娘呢，那条路上，天知道会不会有豹子出现？他犹豫着，停下身来，向空荡的山谷凝望了许久……。

“她终究也是妈妈生的哟！难道她可以和李跛子任二保比吗？”老人的心活动了，他沿着留下马蹄印的山

路，向群山中走去。

老猎人穿过漫山的丛林，爬上险峻的悬崖，一直到太阳山顶上，他始终没有看见那个骑马的汉族姑娘的影子。

“她走到哪里去了呢？”老猎人沉思了一下，便向归路走去。

路上，他打了几只野兔和两只山鸡。刚刚走上自家“仙人柱”前边的土岗，他又发现了马蹄印儿。

“噢！她跑到家里来了，真是鬼让她找到了这条路！”老人的心又慌乱起来。

甲金老人没有猜错，姑娘此刻正坐在“仙人柱”外边，两手搂着古尔玛和小巴夏，正讲得起劲呢！

她是被飘渺的炊烟吸引来的。

“姐姐！你是汉人吗？你叫什么名字！”古尔玛亲昵的把头靠在姑娘的胳膊上。

姑娘用手轻轻地理了理古尔玛零乱的头发说：

“我叫刘芳，我是汉人！”

小巴夏天真的鼓起了小嘴：“爷爷说汉人都坏极了！”

“可姐姐你一点也不坏，爷爷说的不对！”古尔

玛连忙说，她很喜欢这个新朋友。

刘芳亲切地笑了：“汉人里也有坏人，就象鄂伦春里有猫利利巫婆一样的少！”

“猫利利是个大坏蛋，她有一面照妖镜！”古尔玛说。

“照妖镜是什么样子？”刘芳从怀中摸出了一面自用的小圆镜子说，“是这样的么？”

古尔玛愣住了。小巴夏跳了起来，躲到姐姐的身后边，扯着她的衣裳，露出半边脸说：“我怕，我怕那圆东西！”

“不怕，这是照人的镜子呀！”刘芳照了照自己，然后笑咪咪地说，“古尔玛，来瞧瞧，看你有多漂亮呀！”

古尔玛摇了摇头：“不！谁照了镜子，就会变成魔鬼！”

刘芳把镜子在自己面前晃了晃：“你看，我怎么会没有变？”

“真的，你为什么没有变？”古尔玛好奇的探出头来，往镜子里瞧了一眼，“那里边是谁呀？”

“是你呀！古尔玛！”

“我？我怎么会跑到镜子里去了？”

小巴戛也挤到前边来：“我看看，我也看看。”

镜子里边立刻出现了三张微笑的脸，他们相互依偎着，做着各种各样的姿态。

小巴戛开心了：“真好玩！”

就在这时候，甲金老人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满脸怒气，胡子抖动着。

“你想害人哪！这个大神的宝镜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刘芳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说：“老爷爷，您听我说……”

“给我走开！”甲金老人紧绷着脸，逼近了一步。

“老爷爷！没有什么大神的宝镜，那是猫利利巫婆骗人的鬼话！”

老猎人猛的举起了拳头：“鄂伦春人的拳头，你认识吗？”

“爷爷！爷爷！”小巴戛和古尔玛同时叫了起来。

刘芳没有躲，她微笑着说：“老爷爷！你的拳头是打敌人的，可不能打自己的骨肉兄弟哩！”

甲金老人的胳膊软软地落下来了。可他顿时脸色又绷了起来，抓起地上的皮包，挂在姑娘肩上，一手拉住刘芳的袖子，一手拉着白马，用力地拖着，一直向嫩

江边上走去。

老猎人回到“仙人柱”中，立刻吩咐孙女：“古尔玛，把火熄掉，把东西收拾好，咱们搬上太阳山去！”

“爷爷！为什么？”古尔玛不解地问。

“躲到没人烟的地方去，快点！”老爷爷生气了。

高高的太阳山上，奇峰耸立，乱石横生，树林密密麻麻地挡在前面，这里根本找不到路。

甲金老人找了一块平坦的草地，支起了“仙人柱”，他们又在这荒僻的高山上开始住了下来。

事情偏偏不是那样随心所欲，刚刚过了两天，小巴戛就病倒了，发着高烧，人事不醒，这可急坏了甲金老人，怎么办呢？不能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孙子受苦啊！如今，这根独苗儿再也经受不住风浪了。

“找猫利利巫婆去！”老猎人这样决定着，便匆匆忙忙向山下的高鲁走去。

猫利利巫婆住在高鲁中央，一座高大的“木刻梭”的阁楼里，四周竖着乱树桩夹起来的篱笆墙，墙上挂着各种兽类和人的头骨。

院子里养着两匹膘肥的大马，靠近门口的地方，蹲着一只凶恶的大狼狗，靠近窗子的木架上，有一支哭

死鸟，闭着眼睛在打盹儿。

甲金老人站在门口，摘下帽子，还没有开口叫门，大狼狗“汪汪”的狂吠起来，接着两支哭死鸟也扑着翅膀“死不留——鸣”的叫着。

猫利利巫婆揉着眼皮，慢吞吞地走了出来：“什么人吵醒了我？”

老猎人往前走了两步，弓了弓腰，紧紧地攥着帽子：“猫利利大神，赐福免灾，救救我的小巴戛吧！”

“你的孙子怎么会有病了呢？”猫利利巫婆眯起了眼睛，嘴角绽开了一丝微笑，她知道，又一笔骗人的好生意，从天而降了。

“唔！一个汉家姑娘，撞进了‘仙人柱’，她有一面大神的宝镜！”心地单纯的猎人，如实地说了。

“胡说，那是邪恶山魔的摄魂镜，你的小巴戛就要死了！”老巫婆恶狠狠地恐吓说。

甲金老人受骗了，他扑倒在猫利利巫婆的脚下，老泪纵横：“大神，救救我的孙子吧！”

巫婆故意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只要你心诚，大神也许会发慈悲的！”

就这样，猫利利巫婆骑着马，甲金老人牵着马缰，走上太阳山来。

仙人柱里鼓声隆隆，铃声刺耳的响着。老猎人和古尔玛跪在门前的草地上，猫利利巫婆赤着身子，腰中围着半条兽皮，嘴里叼着一把牛耳尖刀，左手拿着系有串铃的小手鼓，不停地摇晃着，右手把一碗碗泉水泼到小巴夏的脸上。

放下了水碗，她开始跳起野蛮的舞蹈来，她把尖刀向四面八方乱挥乱砍，嘴里嘟嘟啾啾的叨咕着……

太阳已经偏向西边的山岗上去了，太阳山上一片暮色苍茫，天就要黑了。

古尔玛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的叫，甲金老人的双腿已经麻木了，猫利利巫婆还在点着桦树皮捲成的蜡烛的仙人柱中央，跳着蹦着，一次又一次的往小巴夏头上泼水。

“爷爷！我冷呀！”里边传出了小巴夏微弱的痛苦的叫声。

甲金老人的心碎了，他一头跌倒下去。

这时，猫利利巫婆披头散发的走了出来：“好了，大神会保佑你的孙子！”

甲金老人把所有的猎物和准备给孙子买马的狐皮，全数给了猫利利巫婆。

“你真是老吝啬鬼！墙上的猞猁皮为啥不献给

大神？”巫婆瞪着贪婪的眼睛。

甲金老人解释说：“那是给小巴戛做皮上衣的！”

“大神穿上猢猻皮衣，小巴戛就会好得更快了！”

猫利利巫婆旁若无人的摘下了猢猻皮，搭在马鞍上，狠狠地瞪了甲金一眼，上马走了。

小巴戛怎么样了？他吃了猫利利巫婆留的两包黄色药面，夜里烧得更厉害了，他一直在昏迷中，不省人事，鼻孔里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

漫漫的长夜呀，快点过去吧！山中的恶狼呀，停止嚎叫吧，猫头鹰的黑色翅膀，再也不要遮在太阳山上……。

“大神呀！保佑我的小巴戛吧！”甲金老人跪在地上，抱着孩子的头，虔诚地祈祷着。

古尔玛躲在墙角里哭泣。

谁能救救小巴戛呢？谁能救救这个鄂伦春的孩子呢？

夜更深了，风在山野中呼啸。

黎明的时候，住在山下高鲁里的人们，还没有见到太阳，可是在太阳山顶，却已经看见一轮红日，被彩云簇拥着，从绿色的树海中升起来了。

几天前甲金老人的营地上，来了两个骑马的人，刘芳医生和管理区的干事布莱老汉，他们呆呆地望着，迁徙后遗留下来的痕迹。

“走了！我不明白，他为啥这样仇恨汉人！”刘芳的脸，变得阴沉了。

“我理解老甲金，他吃的苦太多了，一旦他明白过来，就是九条大犴拉他，也不会调头的！”老布莱意味深长地说，“刘医生，你不知道，我们鄂家人，受了多少苦啊！商人欺骗我们，日本鬼子屠杀我们。”

“现在好了，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各民族兄弟，可以和睦生活了！”

“是呀！政府又给我们派来了医疗组！”

在那晨曦微照的山路上，马蹄“哒哒”的响着，太阳山醒了。

甲金老人抱着气息逐渐微弱的小巴戛，静静地听着，手却抱得更紧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脸上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脚步声在仙人柱前停住了。

“甲金老爹，出了什么事呀？”门外响起了粗犷的嗓音，“客人来到了门前，可炊烟还没有升起呀！”

“快请进来，布莱老弟，你离开我好久了，一向

在什么地方？”老猎人听出这熟悉的声音了，是的，是老布莱，这声音同几年前他们在大山中打猎时一样。

大个子布莱弓着腰，钻进门来：“你怎么搬到这儿来啦，叫我找得好苦呀！”

“唉！”甲金老人出了一口长气，“老弟，我的小巴夏遭到了不幸！”

“病了？”布莱伸出大手，在孩子头上抚摸了下，“唉呀！病得可不轻呀！刘医生！”

当布莱回过头来，却没有看见刘芳，只有古尔玛在角落里熟睡着。

甲金老人问：“老弟！医生是什么？”

“老爹！医生是专门来给我们贫苦人治病的！”老布莱解释着，“毛主席给我们派来医疗组啦！老爹，如今可不同了，咱们鄂家人又见天日了！”

“老弟！你不是骗我吧？”

“云开了，雾散了，太阳出来了！毛主席把咱们鄂家解放了，没有人再敢来欺负咱们了！”

“毛主席！”

“毛主席是咱鄂家的大救星啊！”老布莱亲切地说，“老爹，信我的话吧，小巴夏的病很重呀！”

使甲金老人大吃一惊，走进仙人柱来的，竟是几天